北京大学古籍所

列傳第二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績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

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
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
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
洗改解書言長史王僧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
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鑒十六年徵爲宣毅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
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
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八詣
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
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
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
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
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贏瘠弗堪視事大
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
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
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
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龍袞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年尊受制賊虜令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興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璟

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
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
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
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
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發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不至吾集聽吾曰定便至京師
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
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
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

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
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
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
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
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
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
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
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

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叛
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
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
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久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
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
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
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
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賜以爲念也
家國阻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
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隆人元貞立節忠正可
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
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
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
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
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績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
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
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

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

蠻校討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玄象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光武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陸
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城二郡太守
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
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
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
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
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
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
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
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廣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
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
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
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
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
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
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
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

學善屬文元王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丞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圜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伏

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
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二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
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
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
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
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
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
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
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慄磎馬洲進伍
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
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攺聽事爲正
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
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
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
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
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貶

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陸
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
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
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寃聞問號怛惟增摧
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雖知
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覿訪咸云譽應
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
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
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興釁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
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嘖嘖喈其間委悉無
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
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雒未雪余爾昆季在
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心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馮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
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
將奈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
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器以理通識勉之今兄
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渴

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寔
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
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
於骨肉之戰愈勝俞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弊
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
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伐景
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
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望懷安二侯以
爲名號當陽有事左制手殊廢莊開境第聞征伐

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
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
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
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
魏軍以求形援侯景等內廱西秦外同脣腫
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
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
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效
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黔

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羅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臣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君辱讀其閒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閉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閒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東下全由餘饋縣懸斷卒食半救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虓憤啓處無地計滿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
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
涕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遣
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
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
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
軍壯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
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
以龍祖勁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
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
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
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
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
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
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
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

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
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台大
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
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大陽門終日蒲飲不撫
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
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晝佐董勛華白曇朗
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勇確字仲正少
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
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
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
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
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
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
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
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
刺史增封三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
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
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

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救旨如此倏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賣首赴闕伯超揮刃斫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縱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瞥乃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忽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道寻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

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裕綽竝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

昭明遐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
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
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
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
處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
射范雲嘉其行業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
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游其門者昉必相薦
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親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
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
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
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
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
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
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録事府遷職解時中書
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
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録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
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

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慴慴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旦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艺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勸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廖庠以弘弈後進庶一蹶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域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予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柸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誠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

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
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
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
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
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
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
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
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
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顧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
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
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
劉之遴隴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
韋棱皆博極群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
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
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為喻魏
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

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
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
而言曰其彡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
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得旦方奏未之爲
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
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
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
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
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

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利
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
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
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
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恬
甘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
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
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
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

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
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鎮歩兵校尉知著作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
散騎常侍諱錢五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諡曰
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
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
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論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
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
草創未就而卒子蠆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
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祖宋右光祿張永嘗
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
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
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
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
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

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
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
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
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
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
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録事參軍掌
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
貢玉之士歸之澗山論材之人出於枯岸是以匈

奴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
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
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優旁關知已志不自營年
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
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
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咨舉所
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
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纘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即召拜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
尉守鴻臚卿負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
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負外散
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
居自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
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
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家槨並皆資給慈
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溫子協少
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
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
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
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愛遂終身
布衣蔬食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
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
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書於
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

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録事參軍帶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揔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

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荅如響昌裡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爲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甚有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紹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賛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婦人所以俾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

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凝然待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又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為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

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鄉鄉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流其屍于黃鶴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
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
譬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
原見之矣

散騎常侍　思廉　撰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
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
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
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徙晉安至元徽
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
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豸嘗撫

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家同見從叔
司徒粲粲謂豪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
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
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
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
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宋
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騏在卿有之今
改卿名爲昂昂即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
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
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豕卒昂
幼孤爲豕所養乃制暮服未除而從兄豕卒昂
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顏顏
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篤孤子風
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
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
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真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

時驚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
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
馬援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慾服三年由也之
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譏不及古誠懷感慕
常願千秋之後從服其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動絕彌劇彌深今
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
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嗄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
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
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舅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
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
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
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時黨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異壤不追旣
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
馬援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慾服三年由也之
不改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慕
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
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
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嗄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
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
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
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
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
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厓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
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勃振
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
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
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
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
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
勢不云遠兼榮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表
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宴在茲辰且兒岫
申胄久蕩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揩角沈法瑀孫
肹朱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
儻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
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豆
若飜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
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

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
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
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
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覓使安
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滌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
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黙寧
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
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
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
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委降重命震灼于心
忘其所措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
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
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絶望之辰
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羙枯未擬摳衣聚足
顛須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靳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往往羊溢職守秩東陽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鳴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洵抱罍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新祭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

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為仁威將軍吳
郡太守十一年入為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
有詔即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
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為尚書令宣惠將軍
普通三年為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
將軍復為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
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
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
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
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為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
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
朝廟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宜惟令典可贈
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三百斤即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
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

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
辱以此闔棺無憾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
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
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
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
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
瞑目畢恨泉壤若冤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
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
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
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
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
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
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
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
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

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表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　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羨焉

梁書傳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慕奇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

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
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
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陟延明先遣其
別將丘大千築壘漳溆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
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率軍奔魏衆皆潰散諸
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並通
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
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
轉東宮直閤賜爵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
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
馬步十五萬來援前鋒軍至駘湖去渦陽四十里
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
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
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
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
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

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找恭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擠角作十二城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慶之登城見水周流隆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觸埜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王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猛威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荇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滎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圍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揚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衛伏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小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曹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揚昱又遣右僕射尒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羆能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紫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縱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交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曾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榮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尒朱隆基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晉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顯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惡著

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鄄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顯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嬪臨淮共立策計將背朝恩絶賞賚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顯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顯欲從之元延明說顯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顯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旬萬羌夷十倍軍副馬僧念

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
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賢立明扶危定難鮮
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
洛則千載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
刺史因固求之鎮顥恐懼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
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
謂君遠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
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尔朱榮右僕射尔
朱陸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尔朱吐沒兒榮

長史高歡鮮卑尖尖胡勃勒衆號百萬挾秉圭子
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時反
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
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
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繕不爲後濟自砍石
蹋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
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
值高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
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

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術吏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

乃皆詣曾宿專其首中大通二年余都叛徙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闔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玄云寶於湊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亮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

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將慶之已擊
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
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
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
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
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
勢昕聚土畫地指摩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
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
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
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
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湊城
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
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
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

官又除驃騎外兵儀同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詐言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趫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郭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

都督劉靈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
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
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
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
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
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
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柔蠻帥晚時得
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客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客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
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政勝
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
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三州刺
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
禮大將薛脩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
漢氐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

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
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
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
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
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
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
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
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蜜遣廚
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
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給班劍二十人葬以
部曲邊鄣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
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謹言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
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淮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
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
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
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
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
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
邸招文學僧孺亦游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
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
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
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
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
亦傭書成學至乃昭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
掌可述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
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
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茝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鞚寘志苟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小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暮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負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永園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

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制衆春景明志詩五百字
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
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
事王典籤湯道愍曏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
抑之道愍遂誘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
下官不能避湖山陽而正冠李下既貽蒞辱方致
徽纆解簪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
驕王賈子上書爰傅畏壘士下官生年有值謬仰
清塵假翼西雍竊步秦閤多慙袞服取亂長裾
高揖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
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
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
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
罰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閻始吹細草仍墜一
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
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

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跡踟下席淚若
綆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
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
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
將離嚴網辭無可憐有不測蓋畫地刻木
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子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
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颸戒序起居無恙
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
爲甚且使目明能祛盲疾甚善甚善吾無善人
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屍蹈明科去
皎皎而非白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
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
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
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
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

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
吐一言可以庇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
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
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
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蠹
篆末藝荅吐緗縹之上翻躃蹲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繫碎璧豈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
性疎疐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敷荐恩寘免
首膺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鄽遷不與運并
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磊方旦
後勁則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
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
里於泉亭不得奉杯中消預衣裳之會提戈
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風
逢筒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珥
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

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
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蹶傾蹙必然顛冒可俟竟
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宵器有驗傾扈是
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憲憲
思得應弦驚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鸇雖事異贖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
變爲丹赭充彼奢新意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
秒成此筆端上可以投冥比方次可論輸左校
生之施解網呪禽下車泣罪啓茲恚詬憐其
觳觫加肉衔蔕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爍
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
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本若感陰陽
大馬識厚薄自昔方足孰不戴天而籲自有悲
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聊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
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嫣蘗及一朝捐棄以快

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
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
霜銷草色風揺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
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燈燿垂飛
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倪眉事妻子舉
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高自沒愾
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壟之田而有
數品之禄當曰飽而不食良方當長爲傭保糊口
容身溫死溝渠以賁蜾蠃蜾蠃憩夫豈復得與二三
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
希微之道德唯吳馬之遇夏馥芘或之值孔嵩
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
則雖先大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哉
書代面筆淚俱下父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
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
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
入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

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
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
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
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
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
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
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遥
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
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
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
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
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父之除太子洗馬
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巳
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
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

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
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
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
不敢枚皐速而不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睿詩曰東南有才子
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
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
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由斯望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屬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楔飲華
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驌驦詩誦駉駉駱
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
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貢照無外
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輸服
鳥號之駿駒駼駪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絶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
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老帝文

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
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曜天馬之禎漢既叶符
而比德具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
曩昔敢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
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
率職納奇貢於絶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
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
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
絶類嗣西宛之鴻書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
茂善環旋於蒼夏知蹈躍於金奏超六種於周
閑踰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
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
尺縣鑒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
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
秀騏而並末駟貶伐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
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
亥之所未游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及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鏘鳴玉而肩隨清蕤導於上林蕭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鏄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司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騑乃命洵人效良駿經周衢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戚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羣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崔躍鸞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劒之抑揚豈借儀於禽祿寧假器於髦皇嫵脊投頌儇膂合雅露沫散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豆夏鸞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

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立而昭辛業搢紳
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慶未之訪也何則
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
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指清都而
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絶塵而弭轍類飛鳥與
駏驉總三才而驅駕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
華蓋翼異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
於金輿飾中岳之絶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
社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
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南之留恨時與到治周鎮
以率及與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
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
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又之不仕七年
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領長名問

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荆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悦俄

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宫管記遷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遺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潜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

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儁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忘慰寄嘆大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軏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頴春耕勵秋穫其為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

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
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眞高祖雅好蟲篆時因
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
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
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
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
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
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
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
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
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
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
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
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
章敎富羣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
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眞初孝
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

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治衡之及孝綽爲廷尉正
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僣停私宅治喪爲御史中丞
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
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
孝綽諸弟時隨藩貶在荆雍乃與書敦諭其治不平
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荆州至
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
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仗旄旦
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
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
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
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訊恐取辱於盧江應
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
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
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
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
至荆臺未勞刺舉具摛高麗近雖領觀天錦
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
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歎二
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
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北楊倫之不出譬張
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扈鬱志廣
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
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韓翰吮墨多歷寒暑
既關予幼南山之哥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
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
事殊宿諾寧貽懶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愧
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
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
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
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

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
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多忤兼逢
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
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再御輒鑒將濟之冤
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敢隴絶望高關而降
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
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宣寢齒盛流但雕朽汚
蕪徒成延奬掬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東宮
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
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
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曩後譽後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
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
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
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逢侯之排賈生平津之
陷主父自茲厥徒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

述寸管圻窺常由切齒毀下誨道觀書脩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音因竝侍親承緒
言飄風貝錦辟言彼讒愚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
資愚屢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末幾何逢訧罹難
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女姦其
必奏不顧責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
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
纏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瀆朝會之
旨小人未識通方執焉懸車息絶朝覲方願滅
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
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
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
軌相彼王言構茲媒誂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
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飽者所訟左遷信威臨
賀王長史頃之遷秘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

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
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果
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反呼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
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絶域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
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
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率東海徐悱並有
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卒勉子孫晉安郡卒
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淒愴勉本欲爲哀文
既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學求信少好學
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
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
司空簡穆公父揖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
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篤

從兄泰齊名陳郡謝鯤鯤弟舉亦有重譽時
人爲之語曰謝有鯤鯤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
鈞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逡巡不就鈞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
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
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鈞文咨嗟吟
味以爲不逮也嘗謂鈞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
請附斯言自謝曉諸賢亦落已後平生意好殆
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
鈞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
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
賦精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鈞示其草鈞讀至
此雉 五鷄反 鼠 五反 激連踏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
鼠 五鷄反 次至隊星及冰懸蛤而帶坻鈞皆
擊節稱賛約曰知音者希已具賞殆絕所以相要
政在此數句耳鈞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

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竦牙接
響顧有餘慙孔翠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
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振克諧之義寧比筐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
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
間倏焉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雅能宴
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鈞爲文能靡強韻
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
來名家惟見王筠蜀兵景憲太子先焉中舍人

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
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
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方雅見禮焉出
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
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
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
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

禮服闋後疾廢父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
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
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
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
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
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
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
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
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鍾時不入城明年太宗

即位爲太子詹事鍾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
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鍾狀貌寢
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
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
老而彌篤雖遇見髦觀即疏記後重省覺懼
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
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

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
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蒙
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
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
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盛門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
觀堂構思各奴力勿鈆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
一集自洗馬中書舍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
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褒孝
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捨主自紫
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
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列傳第二十七

中華古籍保護